

翱翔的鸱吻

天很蓝,北方的天空总是这样,凌晨4点左右,地平线上已初露晨曦。随着太阳升起,是一小朵一小朵的白云。转眼天光大亮,白云飘散,一轮朝阳庄严上升,染得天地间一片金黄。

金色的晨曦之中,一尾尾鸱吻从一座座古朴的屋脊两端冉冉升起,仿佛即将腾空而去,却又被青黑色的脊线牢牢抱住,似飞却舞,欲舞还飞。高高翘起的鱼尾巴与前端憨厚的大嘴巴、向外鼓凸的眼睛紧紧相连,一副呆萌表情。

这是大同华严寺、五台县南禅寺、平遥双林寺大殿上空的鸱吻。它们翱翔在晋地上空,护卫着表里山河的千百年时光。人间喧闹的时候,它们寂静;大地寂静的时候,它们更加肃穆。和每一座庙、每一座殿里的佛界塑像一样,它们也是从泥土里出来,穿过火焰,为人间所仰望。

与之对应的,是尽情向四周伸展的屋檐。这些寺庙建筑的样式或庑殿,或悬山顶,或歇山,尽管等级不同,状态各异,屋檐却皆如一只只滑翔的大鸟。它们从唐朝的天空俯身而来,穿过辽、宋,抵达明清。尽管时间敷衍上去许多后世的油彩,唐代的开阔与辽地的浑厚却在硕大的斗拱和深灰色的瓦当里王者一般呈现出来,让明清两代那虚饰的金碧辉煌黯然失色。

不管什么时代,朴素总具有大地的厚重之美。鸱吻的演变颇为有趣,暗含了庙堂之上思维与民间风尚的不同走向,尤其在山西,这种走向以实物的形态呈现,更加令人感慨。资料上说,鸱吻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因此也成为吻兽的别称。最初的时候,鸱吻是以鸱尾的形状呈现的。关于鸱,有一种说法是它是一种名叫蚩的海兽;鸱之尾,自然就是海兽的尾巴。

为什么中国的建筑上要塑造鸱吻?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里说:“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自项羽一把火烧掉阿房宫起,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毁于兵火的建筑不知道有多少。民间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鸱鸟,能喷浪降雨,可避火灾,驱除魑魅。北宋吴处厚的《青箱杂记》也曾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因此,把海兽的尾巴放置在建筑的屋脊之上,正是祈望这水中的神兽能辟除火灾。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鸱吻传到日本,有了一个名字——鯨。今天,在许多颇有唐风的日本建筑上都能看到鯨的身影,尤其是在古城奈良地区,鯨让很多游客梦回中国的唐朝。

随着时间的推移,鸱吻的形状也有所改变。唐时的鸱吻,形状如鱼尾。到了宋朝,随着建筑从雄浑转为绚丽,鸱吻之尾也由古朴转为优美地



大殿正脊上的琉璃鸱吻

晋地散记

□杨虎

翘向天际。辽代,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鸱吻头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雕刻。金代以后,鸱吻逐渐向龙的形象转变。明清之际,鸱吻已经完成了从鱼尾向龙形的转变,表面雕刻精美的龙纹,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做张口吞脊状,背上插着一柄宝剑,立于建筑物的尾脊上,龙头鱼身,被称作“好望者”,就此得了一个称呼——螭吻。

螭,正是龙的第九个儿子。作为建筑的守护神,鸱吻与古老的房屋相依相守。山西历来有“地上博物馆”之称,其中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地面上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建筑,比如我们所见到的大同华严寺,其鸱吻,便是由单纯的鱼尾向龙形的过渡,极具特色。

华严寺为辽代建筑。这座寺庙里最负盛名的,是高大古朴的大雄宝殿。这座大殿面阔九间53米,进深五间27米,面积为1482平方米,是中

国最大的佛殿之一。其宏大,其恢然,让人难以形容。大殿不只是大,更巍然矗立在一处高台上。沿着高高的台阶迈步向上,仿佛一步步向一座小山攀登。登到高处,眼前豁然开朗,面朝东方的大殿浑身沐浴着金黄的阳光,巍峨灿烂。高高的屋脊两端,矫健的鸱吻向天空翘起尾巴,仿佛即将离地而去,而那头部,则俯身牢牢咬住了屋脊。

大同夜色

大同的夜色别有一番韵味。1933年冬,梁思成带着夫人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一群同事去大同考察古建筑,走到火车站时,他们看见站前的广场上散落着成百上千的骆驼。这些骆驼或巍然而站,或四蹄跪地,嘴巴

里慢腾腾地嚼着什么,眼睛漠然地望着前方,宛如神情木讷的老人。一个个面目各异的骆驼客都穿着老羊皮袄蹲在地上,捧着粗瓷青花大碗喝着玉米面粥。大冷的天,光头上冒着热气,看见有客人的目光伸过来,眼睛里顿时亮腾腾的。很长时间以来,作为晋、冀、内蒙古三地咽喉要道上的大同,是连接关外与内地的交通要道。无数的客商将内地的货物车拉马驮,风餐露宿地运到这里,便要换乘骆驼,一路驼铃,走进风沙漫天的关外,再远达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甚至俄罗斯境内……

梁思成所见到的景色,正是那一阶段的大同最具特色的风景。今天的大同,早以“煤都”著名。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大同人的性格有如环绕城外的一座座死火山,平时沉默寡言,一旦遇上事情,内心便像被

一道天火点燃,顷刻如火山一般喷发。如同地埋深埋的煤炭一样,大同藏龙卧虎。别的不说,单是文学界我所知道的,就有一串别具特色的名字:曹乃谦、王祥夫……以及不久前早逝的小说家王保忠。

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能感觉到大同深深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层面的多面维度。这里面,有艺术的优雅,如王祥夫一手写小说,一手舞书画,墨染宣纸,书如龙蛇,闲来无事,则与二三朋友谈插花、谈围棋,品茗拂尘,清幽古意从他们的字里行间飘逸出来,仿佛江南风景。同是一方水土,曹乃谦则如同陕北老汉,笔下洋溢着山药蛋、信天游、莜麦面的味道,其貌也朴拙如村头老汉,笔下人物的名字更是土得掉渣,如黑蛋、二丫,一张口,都是苦涩的荤调。王保忠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位土生土长的大同作家,像一棵树一样深爱着他脚下的乡土。他的早逝,是因为立志要跑遍黄河岸边的村庄,要写出大地的叹息,以致劳累过度,天不假年,抱恨离去——是大同这片土地赋予他内心的坚守。

更不必说,这里还有云冈石窟。未抵云冈,先见武周山。武周山蜿蜒如浪。车窗外,一闪而过高高低低的,是冷杉和白杨们。风吹得它们枝叶轻晃,从曲曲折折的山脚到高高蜿蜒的山脊,盛夏的风正犁出道道绿色的波涛。波涛后面,深藏着云冈石窟的武周山拱起灰黑的脊背,与无数的山、无数的丛林亲密地咬合在一起。山们已立了不止千年,却仿佛刚从地上站起来,抖落一身泥土,把岩石的骨头显露出来,如拳如柱,如聚如合,仿佛把大地的力量都攥在了手中,然而却不是与天空较劲,而是垂首静立、瞑目观心,似乎已坐化为天空和大地之间的桥梁。

它们是些像那些坐在自己身体内部的佛像一样,在聆听天空深处的佛语?资料上说,云冈石窟作为中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不只代表了公元5世纪时雕刻艺术的最高成果,也是佛教在中土盛行起来的重大标志。与其他石窟不同的是,云冈石窟更具西来样式,胡风胡韵更为浓烈,作为与世界各大文明交流融合产生的艺术品,代表着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第二次高潮。其著名的露天大佛即显著地呈现出了这一特征:这一尊坐佛高达17米,大耳垂肩,是云冈的标志佛像,形态端庄,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表现手法;但其脸部形象,如额宽、鼻高、眼大而唇薄,却又具有外域佛教文化的某些特征。

从云冈石窟下来,就抵达了大同的夜色。高大的城墙绵延起伏,醒目宏伟,当万家灯火亮起,夜幕中的大同更加气势辉煌。大同古城是近些年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作为北魏首都的大同,在历史上曾经城墙高筑,不过由于是夯土城墙,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城墙都已损毁。2008年开始,大同市依据梁思成对古代大同城墙和城楼的测绘资料,对古城墙重新进行了全面的包砖整体修复,从而再现了大同古城的面貌。

夜色中,我们登上箭楼,向四方望去。扑面吹来的风中,依稀听到了昔日战马的嘶鸣、战鼓的敲击……

夏夜的回忆

□廖静仁

我的童年至少年时期是在资水北岸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度过的。

那里的山脉整日里呈青黛颜色,山中常有鸟的啼啭、蝉的嘶鸣、牛铃的脆响,有绿叶的舒展、花朵的含笑、竹笋拔节的洒脱。小溪中的流水潺潺地滑动着岁月,山泉叮叮咚咚耳语着透明的心思。炊烟是农家清淡生活的抒情,雄鸡唱晓是村人平安的福音,而弯弯曲曲的牛绳以及如牛绳般弯弯曲曲的田垄、山路,那才是紧紧系着一生一世的命脉呢。

山村的美,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完全描绘得出来;山村的意境,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全部捕捉得到。在山村里长大又远离山村的我,始终无法生动准确地抒写出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段生活……我因此长久地感到了一种深切的悲哀。

然而就在今夜,奇迹终于出现了,我倏忽便记起了乡下老家的许多人和事来。也是在这样一个夏夜吧,月亮刚从树梢上爬了出来,家乡两山的田垄里,就有了蛙鸣虫鸣,在如水的月色下四溢。绕山脚而过的溪流潺潺着,月色便在潺潺的溪流之上明明晃晃地泛蓝。

“夜里凉快了,男劳力全部到麦湾冲吊水去哪!”随着我哥树仁的一声呐喊,三三两两的农夫从幢幢木屋的浓影间仄出身子,走在了月色泛蓝的村路上。其时,我哥树仁是生产队队长,他为全生产队60余名男女劳动力排工,使近百人丁有足够的粮食填饥肠。晚风轻轻地拂过来,夏夜浸凉如水,白天的燥热似乎全都被晚风扫进两山稠密的林子了吧?我同几个初小的同学也尾随着大人们去了麦湾冲。

麦湾冲里有着一垄成梯的稻田。田垄是先人们用了锃亮坚硬的磨石砌成的,靠里面的一边,垒有厚厚的一层黑土。黑土是肥沃的,杂草便同禾苗一并茂盛,这其实很好,白日里村妇们便常有铲草皮的工作。她们不慌不忙地一铲一铲将杂草铲下来,翻晒在田垄上,再一铲一铲地撒入留有空凹的禾田里——那可是上等的肥料呢。

而靠外边的岩石缝隙间,则成了蛙们最好的藏身处。“咕哇咕哇”的蛙唱从潮湿的缝隙间溅出,那是人世间的音乐家们也无法模拟的一种极美韵律。然而唱歌兴许还并不是蛙们最得意的时候,若是如烟的麦田中有了虫子的动静,蛙们便会闻声从缝隙间射出,无有虚发地逮住天敌。

于是,麦湾冲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生产队百余人口的救命冲。

这一年夏天,火球般的毒日总是一大清早就从东边的山

坳上滚出来,把正在打苞抽穗的一垄禾苗也烤得蔫蔫的,没有了生气,没有了绿意。“禾苗打苞,田水齐腰”,可田里的水全被恶毒的日头给吮吸尽了。我哥树仁是一条急性汉子,遇上如此旱情,他白天组织男女劳力拦溪筑坝,入夜又得要率先去麦湾冲吊水。在我们这些还并未完全懂得农人艰辛的伢儿看来,吊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个椭圆的木桶,两档用绳索拴着,农人们分为两人一组,各自站在搭好的木架上,身子一俯一仰地将一桶一桶的溪水连同明明晃晃的月色,“咕哒咕哒”倒泼进干涸的田中。

那是很有气势的,从上至下,每丘梯田的田埂上都安排着一组吊水的农人,泼水声刚从一丘稻田里响起,流水便随着事先挖好的泥沟明明晃晃地淌过来,继而又有了另一只吊桶的起落……这样的时候,农人们是早已脱光了上衣的,仅穿了一条短裤,一任月色同汗水潮洗着他们那油亮的身子。天真无邪的瞳仁倏忽一亮,我突然觉得,我哥哥树仁他们在俯一仰中,竟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种造型啊!渐渐地,我们仿佛听见了禾苗喝水的声音,听见了禾苗拔节的声音……

夜已深沉,汉汉倒流,我嫂嫂率领一群村妇给男人们送来了消夜的饭菜。“腰杆子已经酸痛了吧,也该歇一歇气了吧!”村妇们一声吆喝,便在流月的田垄上摆开了丰盛的晚餐。饭是银白的米饭,菜是刚从园子里摘下油淋的鲜辣椒。其时,男人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放下手中活计的,全部一哄而上,狼吞虎咽地填塞着各自的饥肠。我们这群看热闹的伢儿们,无疑也加入了晚餐的行列。那才叫吃得津津有味呢,我们真正地体会到了白米饭菜的美味来。

吃罢消夜,男人们又开始劳作,而我们只好踏着月色随嫂嫂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去。那一夜,我做了一个很是奇怪的梦,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坩成长中的禾苗,跻身于如烟的田垄间。只是我没有遭遇干旱,尽管烈日依然如火,而我哥哥同生产队的社员们就站在我的旁边,他们那油亮肌肤的毛孔中汗水如注,点点滴滴全洒在我的根须上,我便如同饥渴的婴儿吮吸乳汁一般,拼命地吮吸着那又香又甜的汗水。就这么吮着吸着,我忽然觉得身子膨胀起来,绿叶舒展开了,禾穗子抽出来了……

不过那毕竟只是南柯一梦,嫂嫂把我从梦中唤醒,叫我赶快吃了早餐去学校读书,并且还一味地重复着她的教诲:“你就好好地念你的书吧!”我当然理解嫂嫂是一片好心,也确实体会得到作为农人的艰辛,于是便一头埋进了书里。日子亦如吊桶吊水,“咕哒咕哒”的,在哥哥和嫂嫂用心的呵护下,一天一天地茁壮成长着。

溪流潺潺,岁月无声。但是啊,时隔数年,我日思夜想的美丽故乡如今又该是怎样一番风景了呢?

宋子玉双手托着两个石榴,左看看,右瞧瞧,放在鼻子前嗅嗅,像欣赏着什么稀罕的宝贝。这一对石榴,是母亲托人从河北老家捎来的。母亲说,老家宅院里那棵石榴树,今年就结了两个石榴。一个长成了石榴精,像小西瓜;另一个只有拳头大。

两个石榴放在莲花托盘里,越发显得大石榴风光无限。一树的精气神儿、一树的血脉,似乎全都倾注到那个大石榴上了。它个头大,皮儿发红发亮,颜值极高,通体散发着清香。相比之下,那个小的就显得多少有些营养不良了,它的外皮虽也红润,但在大石榴面前相形见绌。

宋子玉平时吃东西,尤其是吃从老家捎来的自产水果,总是先挑次的,留着好的与人分享。闺女像娘,她从北京捎回老家的稻香村糕点等,母亲也总是与邻里分享。宋子玉这一次也不例外。她打开小石榴,颗粒饱满,挤挤挨挨排列有序,玛瑙似的,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咀嚼几粒,甘甜沁人心脾。她从未吃过这么多汁的石榴,或许因为每一粒都饱含着暖暖的母爱,吃起来自然就格外享受,格外意味深长了。

小石榴都如此甘甜,那个大石榴就更不用说了。宋子玉舍不得吃大石榴,她要与人分享。宋子玉眼下正在参加一个文学班,学习写作,每周二晚上听俩钟头的课。她想把石榴精送给仰慕的荣老师,算是作为学生的一点心意、一种感恩方式。当然,她还有点小心思,想着让荣老师能对她多帮助多指导。

好不容易盼到周二,宋子玉把那个石榴精用宣纸包裹好,装进提袋。一路上,她哼着小曲,感受着好东西与人分享带来的喜悦。

可走进课堂,她却并没有见到荣老师。听同桌说,荣老师腰扭了,这节课改由其他学员讲述自己的学习体会。

宋子玉想到还要等一周才能见到荣老师,心里有些焦急。她将石榴精带



回家,重新放在托盘里。宋子玉每天都要看几遍,唯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颜值递减。

在急切的等待中,下周二姗姗来到。她再一次用宣纸包好,放进提袋,骑自行车上课去了。令宋子玉失望的是,荣老师依然没来,讲课内容还是由其他学员谈自己的学习创作心得。

无奈,宋子玉只好把石榴精再次带回家,在纸袋里放了两天,她担心捂坏,又从纸袋里拿出来,剥去宣纸,放进托盘中晾着。焦急像一团杂草,在她心里疯长。

宋子玉每天查看石榴精的次数增多了,渐渐地,她发现石榴外皮好像变薄了,里面的颗粒显形了,凸包清晰可见。焦灼快把她的心撑爆了,她茶饮不香,分享的喜悦随之骤跌。

又是一个周二,宋子玉依然早就去了。还好,这次荣老师来了,她在课前把石榴精给了荣老师。至此,心中的乱草铲除了,好轻松愉悦啊!

次日,宋子玉在超市买菜时,看到几个外皮发皱的石榴,她突然想探究里面的状况,便把那几个石榴买回了家。她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的籽儿红彤彤的,但味道不对劲儿了。因为成功送出

石榴精而刚刚松快的心,骤然掀起一阵懊恼的波涛,水急浪高,把宋子玉兜头浇了一个透心凉。

宋子玉寻思,石榴精该不会变味吧?万一变味,荣老师会怎么想?再说,感恩老师有送一个石榴的吗?是否太小家子气了?种种顾虑搅得她再次心神不宁。

下一次课后,宋子玉想问问荣老师。她刚要站起来,就听荣老师说:“我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家里有事的学员可以先走。”说着,荣老师走下讲台,来到学员中间,从包里拿出一个真空包装的小蛋糕,“今天,是咱们班小韦的生日,我们大家祝福他生日快乐!”

那位拄着双拐的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感激地接过蛋糕,脸颊红红的,有点腼腆,还有点羞涩地说:“谢谢荣老师!您的腰还没好利索就来给我们上课。辛苦了,多谢!”小韦还告诉大家,荣老师刚从编辑岗位退休不久,就到这里义务为大家讲课。荣老师制止了小韦的话,拍拍他的肩,让他坐下,说道:“我得感谢你叔叔,没有他把公司库房改成教室奉献出来,就没有我们这个学习班。”

紧接着,荣老师又从包里掏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外面包着宣纸。其他学员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只有宋子玉眼睛一亮,露出惊讶之色。荣老师去掉宣纸,大家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大概极少见过如此大的石榴。荣老师用刀子划开石榴皮,掰开,教室内顿时甜香四溢。石榴精颗粒丰满饱满,密匝匝、红灿灿的。荣老师一边继续分成很多块,一边说:“这是咱班学员宋子玉的母亲种的石榴,借着小韦生日,都尝尝。祝你们创作出和这石榴一样有特色的作品。”

有人拿起一块给了小韦,有人递给荣老师一块,每个人都捧在手心里,唯恐掉落一粒。听着大家一个劲儿夸“真甜”“汁真多”,宋子玉的心里像碰翻了蜜罐儿。